

《人猿泰山》之后……

# 火星战将

THE  
WARLORD OF  
MARS

〔美〕埃德加·赖斯·巴勒斯 著

刘芳芳 徐扬 译

# 火星战将

THE WARLORD OF  
MARS

〔美〕埃德加·赖斯·巴勒斯 著

刘芳芳 徐扬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火星战将 / (美)巴勒斯著;刘芳芳,徐扬译.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2008.10

(火星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80753 - 340 - 5

I. 火... II. ①巴... ②刘... ③徐... III. 科学幻想  
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0091 号

责任编辑:王 放 路 嵩

封面设计:蔡薇薇

插 画:方 岩 张 磊

## 火星战将

(美)巴勒斯 著 刘芳芳 徐扬 译

---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 - 9 号

邮政编码:150090 营销电话:0451 - 87900345

E - mail:hrbcbs@yeah.net

网址:www.hrbcbb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1.25 字数 140 千字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753 - 340 - 5

定价:17.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 - 8790027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 目 录

166 156 148 137 127 116 106 095 084 073 063 050 037 027 014 001

|      |      |       |       |      |       |     |         |       |      |        |           |      |     |     |      |
|------|------|-------|-------|------|-------|-----|---------|-------|------|--------|-----------|------|-----|-----|------|
| 第十六章 | 第十五章 | 第十四章  | 第十三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章 | 第九章     | 第八章   | 第七章  | 第六章    | 第五章       | 第四章  | 第三章 | 第二章 | 第一章  |
| 新统治者 | 回报   | 战斗的洪流 | 磁铁的开关 | 跟着绳子 | 欲望的陷阱 | 在狱中 | 和黄种人在一起 | 穿过腐尸洞 | 新的盟友 | 考勒城的英雄 | 在去考勒王国的路上 | 秘密宝塔 | 太阳庙 | 山脚下 | 伊斯河畔 |



第一章

# 伊斯河畔



月光下的多尔山谷中，科鲁斯消失之海的海边，阴森的大森林一直绵延到深红色的平原。卫星环绕着即将濒临灭亡的火星疾驰。在这黑暗的森林阴影中，我悄悄地摸索前行，这里恐怖险恶。

在火星上的六个月中，我一直出没在这个可恨的太阳庙附近。在这个火星的地下有一个慢慢旋转的轴门，就在那门里囚禁着我生死未卜的公主。谁也不知道帕多尔的锋利的尖刀是否已经刺向那个我深爱的人儿，只有时间会揭示真相。

当那扇门再次旋转到与隧道的尽头相对时，我就能再最后看一眼我那永远美丽的公主德娅·索利斯。这之后，我就要离开这个可恨的地方，在火星上的六百八十七天就要结束了。

整整的六百八十七天已经过了一半，还有剩下的一半日子没有到来。就在我的眼睛被那一阵烟雾迷住之前，我看到了那个轴门关闭了。这一关，在我和哈莱姆公主之间就会是漫长的一年。这些天发生的很多事情会随着记忆消散，但是那最后一幕我永远也忘不了。

这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我看见了马塔·沙昂的女儿帕多尔抽出那把匕首刺向我深爱的女人，她那张美丽的脸，带着嫉妒的愤怒和仇恨，已经扭曲变形。

我也看见了那个普塔斯城的红族女孩休维娅跑向前去，阻止这可怕的一切。

从神庙里冒出的烟雾虽然在弥漫中遮住了这场灾难，但我还是能听见尖锋利刀下的一声声惨叫。接着就是一片沉寂，当这阵烟雾散去，这个旋转的庙宇就把这一切关闭在里面，这三个漂亮女人也被关押在里面。

自从这可怕的事情发生后，也有很多值得我投入精力的事情，但是对这件事的记忆是一刻也不会消失的。自从我们的海军和陆军颠覆了波恩一世政府后，我就肩负着重建政府的责任，但是我会抽出时间去到那

个太阳庙，接近那残酷的轴门，因为里面囚禁着我儿子——哈莱姆城的卡特里斯的母亲。

火星上的黑族人多年以来一直崇拜伊萨斯，火星上的假神。当我揭发了伊萨斯除了是一个邪恶的女人外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他们一片惊慌，并且一气之下几乎要把她撕成碎片。

平时他们妄自尊大，这时这些黑人的首领波恩一世已经感到深深的耻辱。他们的神性已经荡然无存，并且他们整个种族的信仰随着这个女人也变得不堪一击。他们自认为天下无敌的海军也已经在哈莱姆——红人的高级的船队及勇士面前全军覆没，沉入海底。

在这个神圣的伊萨斯庙宇里的花园里，来自外火星死海底的凶猛的绿种勇士除掉了野蛮的索特怪兽，并且他们所有人中最凶猛的塔斯·塔卡斯——来自于萨克的杰达克——已经登上了伊萨斯的王位，当所有的盟军准备决定这个被侵占的国家的命运的时候他们已经控制了波恩一世政府。

所有人都推举我登上这个古老的黑色种族的王位，即使是波恩一世自己也同意大家的请求，但是我对这件事情毫无兴趣。我即使当上了国王，我也不能忠诚于这个让我的公主和王子忍受莫大耻辱的种族。

在我的建议下索达尔登上了王位，他曾经是一个达托尔（首领或王子的名称），可以说是一个王子，但后来伊萨斯把他贬了职，所以他很适合这个王位。

多尔山谷的和平就这样建立起来，这些绿种人的军队也回到了他们原来那荒凉的海底，我们哈莱姆军队也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失踪的哈莱姆国王塔多斯·莫尔斯（德娅·索利斯的爷爷，莫尔斯·卡亚克的父亲）的半点音信，他们又要把王位让给我。

自从哈莱姆整个国家的人开始寻找卡特里斯，而探险北半球以来一年已经过去了，最终他们那些由于没有结果而丧气的人民也慢慢相信了

这个传言，从这个完全封冻的北极来看，这些失踪的人可能已经死了。

我再一次拒绝了这个王位，因为我本来也不相信那个强大的塔多斯·莫尔斯和他那个再凶猛不过的儿子已经死了。

“还是让你们自己的族人来统治这个王国吧。”我对所有被召集在一起的哈莱姆贵族上尉们说道。当我对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站在荣誉圣殿里那威严正义的王位旁边代表真理的基座之上，就是这个基座，我在一年前也站在上面过，不过那时是扎特·阿拉斯宣判我死刑的时候。

我边说边往前走，卡特里斯就站在这些以我为中心而围成圈的贵族上尉中最尊贵的位置，当我走到他身旁时，我把手放在了他的肩上。

这时所有在场的贵族和勇士们都提高嗓门，不停地高声欢呼庆祝，那是因为他们都赞成我这一做法，一万多把剑都被从剑鞘中抽了出来，他们把剑高高举过头顶使劲儿地挥舞着，并且这个古老的哈莱姆王国的最棒的勇士们都齐声高呼：“卡特里斯，哈莱姆国王万岁！”

这个王位的任期或许就是终身的，或者一直到他的曾祖父和祖父回来。为哈莱姆王国安排完这一重要的且令人人都满意的王位后，我也算完成了一项重要使命，接着我就开始计划起未来的几天。我一直都在想着多尔山谷，因为在那儿我可以去太阳庙。我也计划了要在多尔山谷多待几天，直到我能看见那个囚禁着我深爱的人的牢房的门旋转打开，那一天也是决定我们命运的一天。

我离开了哈莱姆王国，离开了霍尔·瓦斯图斯和坎特斯·坎，还有其他的贵族上尉们，当然也离开了卡特里斯国王。这个古老的王国有许多困难需要他去征服，也有许多艰难的责任需要他去承担，但是他有这么一群睿智、勇敢、忠诚的上尉辅佐他，我相信卡特里斯国王也不会太为难。而我只带走了沃拉——我的火星猎犬，只有它陪伴着我。

今天整个晚上这个忠诚的家伙都在我身后紧紧地跟着我。它和谢德兰群岛的小马驹一样大，长着令人恐惧的头和吓人的尖牙，实际上它就



是一只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因为它还长着十条既短小又健壮的腿；但是在我的眼里，它就是爱与忠诚的化身，是我最亲密的伙伴。

前面不远处那个隐隐约约的身影，就是波恩一世的黑人酋长——瑞德。我们正在跟踪他。我知道他对我的仇恨是永远的，就是因为我曾经在那个伊萨斯庙里的院子里赤手空拳地把他打倒在地，并且我还用他自己的兵器当众把他压制在那里。我相信在那些不久前还信奉他为神灵的那些人面前，他被我弄成那样，一定对我恨之入骨。

他表面上和其他人一样，愿意接受新的政府，更是从表面上向他新的统治者——索达尔发誓自己的忠诚；但是我非常清楚他恨我，我也敢说，在内心深处，他妒忌并且仇恨索达尔。所以我一直都在监视他，摸清楚他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出去，很长时间以后，我慢慢确定下来他确实为一些阴谋诡计而忙忙碌碌。

我已经好几次都发现他在天黑以后离开这座被波恩一世用城墙围护起来的都市，而向那个恐怖的令人生畏的多尔山谷走去，谁晓得在那种地方他还能做出什么事来。

今天晚上他沿着这片森林飞快地向前走着，我远远的跟着他。他似乎要远离这城市的喧嚣，迅速地穿过这片深红色的草地，径直向科鲁斯消失之海的岸边走去。

月亮很低，来回晃动的月光洒遍了整个山谷。他那身镶嵌着珠宝的铠甲被月光照得像是一千盏闪烁的小灯，并且他那光滑的皮肤上的一块黑色香木也被照得一起闪光。他鬼鬼祟祟地两次回头去看那片森林。尽管他自己感觉很安全，但是从这一举止还是能看出他一定在搞什么阴谋诡计。

在月光下我不敢一直跟踪他到达目的地，尽管跟踪他很适合我的计划——因为我希望他毫无察觉地被我跟踪到目的地，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明确地知道他到底去哪里以及事情的真相，我真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事

情在等待着这位黑夜侠客。

所以我决定隐藏起来，直到我看见休瑞德消失在离我四分之一英里远的那个陡峭的岸边，然后沃拉跟着我迅速地穿过了这片草地继续追赶那个黑族达托尔。

山谷陷入坟墓般的寂静，它好像很舒服地躺在这颗垂死的星球南极这片下陷地区的温暖的怀抱中。远处的那些金色的悬崖都昂起自己强有力的脸面向那星光闪烁的天堂。在这颗火星的两轮明月的照耀下，这里就好像是由一些稀有的金属和闪闪发光的珠宝所构建的。

在我的身后是一片大森林，所有的这些树被修剪得很匀称，它们就好像食尸恶魔随身携带的一把把利剑。

而我的前方就是科鲁斯的消失之海，向远望去就能看见波光粼粼的伊斯河，正是这条神秘之河养育了世世代代的自愿去伪天堂朝拜的外世界的火星星人。它绕过金色悬崖蜿蜒地流向科鲁斯。

这些貌似人的树木都长着吸血手，再加上那些只有在晚上才躲藏在巢穴中的白猩猩，使多尔山谷在白天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圣塞恩人曾经拒绝投降，而如今他们再也不会站在伊斯河岸的悬崖上厉声地命令这些火星星人信奉他们，再也不会迫使他们沿着这条冰冷的古老的伊斯河划向那无底洞。

因为哈莱姆和波恩一世的海军已经占领了这个要害之地和圣塞恩人的庙宇。正是这些新的条约才使这群火星星人从长期束缚他们的异教中解脱出来。

圣塞恩种族在几个孤立的国家还保留着他们古老的势力；但是马塔·沙昂，他们的圣赫卡多尔，即圣塞恩之父，已经从他自己的庙宇中带着几个信徒逃跑了并且隐藏起来，我们正在竭尽全力追捕他，可是根本不知道他藏在了什么地方。

当我小心翼翼地走到这个低低的悬崖边向下看的时候，我看到河中

间休瑞德正在努力地划着小船——这条小船就是圣塞恩和他的牧师及少数的几个圣塞恩人所制造出来的其中一条。以前他们总是把这些船停在岸边，以供那些即将成为受害者的人划向死亡的漫长的旅程中使用。

在我下面的岸上停着的是二十条一样的小船，每一条船都有一根长的竹竿，这些竹竿的一头都是尖利的矛，另一头是船桨。休瑞德的船正在靠向岸边，当他绕过附近的一个海岬、我快看不见他的时候，我叫着沃拉和我一起跳上了其中的一条船，向他消失的方向划去。

为了跟踪休瑞德，我沿着海岸划到了伊斯河入海处。远处的月亮看上去很近，在悬崖下投下密集的影子，这些影子好像给伊斯河镶上了花边。休瑞德，较近的一轮月亮已经落山了，而且在四个小时内是不会再升起了，因此我至少能保证这段时间的黑暗足以能让我隐藏起来。

这个黑人武士还在继续前进。现在他就在伊斯河口对面。我毫不犹豫地出现在伊斯河上，迎着急流使劲儿地向前划去。

我和沃拉紧紧跟在他身后，越来越近了，这时那个家伙把注意力全放在了他的船上，急于让船逆流而上，根本顾不上自己的身后，想不到会有人跟踪。河水慢慢变得平缓下来。

现在他走进了一个黑色的洞穴的入口，这个入口就在金色悬崖上。伊斯河也是从这个洞穴口流出来的。他朝着这个阴暗的黑色洞穴里急速地划去。

试图在这个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继续跟踪他似乎变得不可能，我正要决定放弃跟踪，回到河口处等他回来，这时，他突然一弯腰，我看见了前面有微弱的亮光。

我发现这个洞穴的顶上全是巨大的矿石，并且应该都是含磷的，因为它们能发出暗暗的光。借着这微弱的光跟踪他还是没有困难的。

这是我第一次进入伊斯河谷，我会永远地记住我所见到的一切。

尽管他们的行为很可怕，但是他们还没有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来。

因为我、塔斯·塔卡斯和那个黑族达托尔索达尔已经让世界拥有了真理，我们也阻止过他们对这些自愿的朝圣者的无数次的进攻。这些朝圣者一直以来都认为他们会在这座美丽的山谷中最终寻找到和平、幸福、友爱。

就是到了现在，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这些真相，所以那些朝圣者还是带着怀疑徘徊在去朝圣的路上。那些被害人的尸体及残骸遍布了河中的那些小岛。

整个小岛弥漫着由这些尸体所散发出来的令人作呕的臭气，而且在这个岛上还有一些发了疯的野兽，它们不停地厉声尖叫，要不就是自言自语，它们还会为这面目全非的“盛宴”互相残杀；它们互相争夺的就是这些除了骨头将什么都不会剩下的尸体，弱者就得把食物乖乖地让给强者；有时它们还会用像爪子一样的手使劲儿地抓住这些尸体，否则它们的食物就会随着河流被冲走。

休瑞德对这周围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毫不在意，不是因为这些野兽没有向他发起进攻或者因为他没去招惹它们；休瑞德明显地表示出他自己对这周围的一切都非常熟悉，没有丝毫的惊讶与恐惧之感。休瑞德继续向河的上游大约划了一英里；接着跳上了河的左岸，把他的船绑在了一块几乎和水平面持平的暗礁上。

我现在不敢跟踪他穿过这条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到。所以我决定把船停在那边的墙角下，这面墙就在那块突出来的大岩石的底下，而这块大岩石的影子正好遮住了这面墙。在这儿我没有被发现的危险，并且还能清楚地看见休瑞德到底在做什么。

休瑞德这个黑人就站在他船边的岸上，并且一直向河的上游望去，像是在等待着有人从那个方向走过来。

当我决定就在这块大岩石下埋伏起来的时候，我看到了一股来势汹涌的河流直接冲向河中心，这样要想在原来的位置上固定住我的小船就会特别困难。我在这块岩石所投下的影子中侧身向前划了几步，我想靠

近岸边；但是，尽管我向前划了几步，我还是够不着岸；并且我发现在此处我根本看不到休瑞德，所以我还是被迫停在了原来的地方，尽我最大的力量阻止船被河流冲走，因此我要逆着这股强流一直使劲儿地划桨，这股强流就是从我身后的那些岩石底下流出来的。

我想象不出来是什么导致了如此猛烈的河流，因为从我现在的位置来看河中间的那个水渠被这股强流冲得清晰可见，并且我还能看到汇合处的微波细浪，所有的这些奇怪的景象都引起我的好奇心。

我对这些非常奇怪，并认真地思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我突然想到了休瑞德，我赶紧向他望去，只见他正在以火星人最常见的行礼方式把双手高高举过了头顶，我似乎还能听见他用巴苏姆语言“考尔”向他的前方问候了一声。

我顺着休瑞德鞠躬的方向向河的上游望去，我看到了一条很长的船正向这边驶过来，船上一共有六个人，其中五个人在划桨，那第六个就坐在船上最尊贵的位置上。

这些人都是白色的皮肤，并且全部戴着黄颜色的假发来遮掩他们那光秃秃的头顶，并且在他们头上每人还戴着一个特别像皇冠的金色小圆环。从他们的装扮上来看他们一定是圣塞恩人。

他们的船一直驶向这边，当他们的船停靠在休瑞德等待他们所站的岸边时，站在船上向他们鞠躬的休瑞德也直起了身迈上了岸，我突然认出来了那人不是别人，正是马塔·沙昂——圣塞恩人之父。

这两个人见面后就开始非常友善地互相问候，这使我更加怀疑，因为众所周知黑人和白人是世代的仇人——要不是今天这场面，我一直以来就认为黑人和白人的见面只会是在战场上。

这种是非颠倒的场面很明显地证明了这两个人肯定因为什么勾当已经结成了联盟，至少也说明了他们有着共同的立场和共同的敌人。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休瑞德为什么只有在半夜才离开多尔山谷，我也明白了休



瑞德的阴谋。他这阴谋对我及我的朋友极其不利。

我希望我能找到一个离这两个人都近一点儿的位置，好能听见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但现在要我穿过这条河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只能静静地潜伏在原地，仔细地观察他们，仔细地听他们到底在说什么。这些人如果真的发现我就在离他们不远处，他们一定会以他们强大的势力毫不留情地杀了我。

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但是休瑞德好几次都向我这边指过来。我真不敢确定他们是否发现了我，我只看见他和马塔·沙昂一起进了后面的船，接着这条船就向我这边驶过来。

当他们前进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悬出来的岩石下面的墙壁边一步一步地后退，因为我可以断定他们现在的路线就是朝我这边来的，我不得不后退。这就意味着我要以五个划桨手能给予那条大船的速度来划我这条小船。

我每挪一步都感觉我的船首要撞在那坚硬的岩石上。从河面上反射出来的光亮再也看不见了，但我还是能看见在前方不远处有一点微弱的光，并且我前方的河水也出奇地平静下来。

现在我终于发现了我所在的这条河是一条地下河，而我隐藏的这个位置就是这条河与伊斯河的汇合之处。

他们的那条大船离我是越来越近了，而且划桨的声音已经淹没了我划桨的声音。这时前面的光亮也变得越来越强。这对我来说暴露在他们面前太有可能了。

现在已经来不及考虑太多，无论用什么方法我都得必须马上采取行动。我把船首转向了右边，因为我发现那边岩石比较多一些。当马塔·沙昂和休瑞德向河中心靠近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埋伏了起来。这时我发现这条河比伊斯河窄多了。

当他们向这边靠近时我隐约听到了休瑞德和圣塞恩人之父说话的声音。

音，他们好像正在争论什么。

“圣塞恩，我告诉你，”是休瑞德这个黑人达托尔正在说话，“我只想报复约翰·卡特，也就是哈莱姆王国的王子。我现在并没有欺骗、耍弄你，你可以动脑想一想我背叛你反而去投奔那些曾经残害我的国家和我的亲人的人，我会得到什么好处？”

“我们就在这儿先停一下，我想好好听听你到底有什么计划，”圣赫卡多尔说道，“说出你的计划我们才能更好地清楚我们各自的责任与义务，事情才会进展得更加顺利。”

紧接着他就向那些划船的人发出了停船的命令。然后他们就把船靠向了岸边，他们停船的地方离我现在的位置也不过只有十几步那么远。

如果他们把船停在我的下游，借着前方不远处那微弱的光他们一定会发现我。还好从现在他们所选择休息的地方来看我还是很安全的，虽然我们之间只有那么几米远。

我刚才所偷听到的那些话更增加了我的好奇心，此刻我特别想知道休瑞德到底要采取什么方式向我们进行报复，我有点等不及了，但只能竖起耳朵仔细听。

“圣塞恩人之父，没有什么责任，”鼻祖继续说道，“休瑞德，伊萨斯的达托尔，是不会和你斤斤计较的，当这件事情做完的时候，我希望你能承认我，认可我无愧于我古老的世袭和尊贵的头衔，在任何坚持古老真理的法庭上都是这样。并且在哈莱姆王子的统治下，我再也不能回到多尔山谷及他统治的其他地方；即使这样我也不再要求什么，你现在应该考虑自己的想法，尊重你自己的意愿。”

达托尔马塔·沙昂回答道：“如果你能把我的女儿帕多尔及我的地盘还给我，我当然要给你权力和财富。”

他继续用怀有恶意的语调大声说道：“这个地球人应该知道，他要为侮辱了我们贵族而付出代价。因此我无论使用什么卑鄙的手段去加害于

他的公主，都不过分。并且我会迫使他亲自去目睹这一切，让他亲眼看见他的公主，这一红族女人是如何受到羞辱的。”

这时又听到休瑞德说：“如果你只是现在说着玩儿而什么都不去做，你就应该和那个红色的女人一起受难。”

“达托尔，我听说过太阳庙，” 马塔·沙昂回答道，“并且我知道在那座庙里的罪人都会被监禁起来长达一年，但我从没听说过在这被监禁的一年还没有过去之前，这座庙里的哪一个罪人会被释放出来。那么你怎么来完成这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呢？”

休瑞德答道：“我可以在任何时间去接近庙里的任何一个囚室。以前只有伊萨斯知道如何进入庙宇里的囚室，而现在想要知道那个庙里的红族公主的秘密不再是只属于伊萨斯一个人的权力。因为有一次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得到了有关这个神秘古庙的详细说明，并且我发现那是一本写得非常清楚明白的文书，都是有关如何进入囚室的最直接的方法，而且是在任何时间。

“我还知道以前有很多人为了给囚犯执行死刑或拷问囚犯而进入囚室，但是这些人回来向残暴的伊萨斯汇报后，就全都神秘地死亡了。谁都不知道他们死亡的原因。”

“那我们继续向前走吧，” 马塔·沙昂最终说道，“我非常信任你，但希望你同时也要信任我们，你可别忘了，我们现在可是有六个人，而你呢？只有你自己一人。”

休瑞德回答道：“我并不害怕，也不需要你来威胁我。我相信我们对共同敌人的仇恨足以使我们互相信任并忠诚于对方。即使在我们共同击败哈莱姆的公主以后还仍然会有更多的理由使我们继续来维持我们之间的信任与忠诚——除非我真的不能理解她那神圣的旨意。”

马塔·沙昂这时吩咐手下继续划船，随后这条大船就向支流驶去。

我现在能这样约束住自己而没有冲到这两个阴险的家伙面前干掉他

们，这对我来说简直太不容易了；因为我很理智地看到了如果现在杀掉他们是多么轻率的一件事。如果我现在真的冲过去杀掉他们，那我同时也把唯一知道如何到达德娅·索利斯监狱的那个人给杀死了，这样的话一切线索就会被切断，那么这些可怜的火星人就会永远处在这个谜团里。

如果休瑞德能带马塔·沙昂去那个空地，他也会带约翰·卡特，也就是哈莱姆王国的亲王去那个地方。

我轻轻地划着桨，跟随着那条大船。